

沈从文 著

芸庐纪事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
芸庐纪事

(小说部分)

沈从文著

目 录

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	1
大先生，你一天忙到晚，究竟干吗？	17
动静	33

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

“我欢喜辰州那个河滩，不管水落水涨，每天总有个时节在那河滩上散步。那地方上水船下水船虽那么多，由一个内行眼中看来，就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。我尤其喜欢那些从辰溪一带载运货物下来的高腹昂头‘广舶子’，一来总斜斜的孤独的搁在河滩黄泥里，小水手从船舱里搬取南瓜，茄子，或成束的生麻，黑色放光的圆瓮。那船只在暗褐色的尾梢上，常常晾得有妇人褪了色的朱红裤褂，背景是黄色或浅碧色一派清波。一切都那么和谐，那么愁人。

“美丽总是愁人的，当时我或者很快乐，却用的是发愁字样。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，我必然默默的注视许久。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，我要一个最熟的人，来同我讨论这种光景。……”（《从文自传·女难》）

“小船去辰州还约三十里，两岸山头已较小，不再壁立拔峰，渐渐成为一堆堆黛色与浅绿相间的丘阜，山势既较和平，河水也温和多了。两岸人家越来越多，随处都可以见到碧油油的毛竹林。山头已无雪。虽还不出太阳，气候干冷，天空倒明明朗朗。……

“小船上尽长滩后，到了一个小水村边，有母鸡生蛋的声音，有人隔河呼喊过渡的声音。两山不高而翠色迎人。许多等待修理的小船，斜卧在干涸河滩上。有人正在一只船边敲敲打打，用碎麻头和桐油石灰嵌进船缝里去。一个下驶木筏上，还搁了一只小白木船，在平潭中溜着。筏上十多个水手都蹲在木筏一角吸烟。忽然村中有炮仗声音，有唢呐声音，且有锣声，原来村中人正接媳妇，打发新娘轿子出门。锣声一起，修船的，划船的，放木筏的，莫不停止了工作，向锣声起处望去——多美丽的一幅图画，一首诗！……

“下午二时左右，我坐的那只小船，已经把辰河由桃源到沅陵一段路程主要滩水上完，到了一个平静长潭里。天气转晴，日头初出，两岸小山作浅绿色，一丛丛竹子生长在山下水边，山水秀雅明丽如西湖，却另有一分西湖缺少的清润。船离辰州只差十里，过不久，船到白塔下，再上一个小滩，转过山嘴，就可以看到税关上飘扬的长幡了。

“我坐在后舱口稀薄日光下，向着河流清算我对于这条河水这个地方的一切旧帐。原来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已十六年。想起这一堆倏然而来飘然而逝的日子，想起这堆日子中所有人事的变迁，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。……”

“望着汤汤的流水，我心中好象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，同时又好象从这条河上，新得到了一点智慧。的的确确，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‘知识’，如今给我的却是‘智慧’。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，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。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，透明烛照，对面前万象百物，对拉船人和小小船只，一切都那么爱着，十分温暖的爱着。我的情感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。我仿佛很渺小很谦卑，对一切有生无生似乎都在向我伸手，且微笑的轻轻的说：

‘我来了，是的，我依然和从前一样的来了。我们全是原来的样子，真令人高兴。你，充满着牛粪和桐油气味的小小河街，……很可喜的是我们还互相认识，因为我们过去实在太熟悉了’。”（《湘行散记·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》）

就在这个地方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某一天，下午两点钟左右，有三个身穿大学生制服的青年，脸色疲劳中见出快乐与惊奇，从县城长河对岸汽车站，向河

码头走去，准备过渡进城。到得河边高处时，几个人不由得同声叫喊起来：

“呀！好一片水！”

几个人原来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，因为学校奉令向沅水流域上游芷江县迁移，一部分学生就由长沙搭客车上行，一部分学生又由常德坐小船上行，到达沅陵后再行集中，坐车往芷江本校。几个学生恰好坐车到沅陵，在长沙时，一同读过一本近于导游性质的小书，对这个地方充满了一种奇异感情。并且在武汉，在长沙，另外还听过许多有关湘西的迷信传说，所以人来到这个地方后，凡事无不用另外眼光相看。进城目的就是预备观光，并准备接受一切不习惯的事事物物。几个人过了渡，不多久，就从一个水淋淋的码头在一些粗毛腿与大水桶中间挤进了城里，混合在大街上人群中了。大街上正是日中为市人来人往顶热闹时候，到处是军人，公务员，船户，学生，厨子主妇，以及由四乡各地远近十里二十里上城卖米卖炭的乡下人，办年货跑乡的小商人。人的洪流中还可见到三三两两穿镶黑白边灰布道袍的洋尼姑，走路时颈脖直挺如一只一只大灰鹅。还有戴小圆帽的中国尼姑，脸冻得红红的，慈眉善眼的，居多提了小篮子和小罐子，出卖庵堂中的产品，蜂蜜和鸡蛋，酸辣子与豆腐乳。卖棉纱线时还带个竹篮子，一起出

脱。在离欲绝爱的静寂生活中，见出尚知道把精力的贮存，带出庵堂，到扰攘市廛里，从普通交易上换点油盐或鞋面布。

大街头挑担子叫饺饵卖米粉或别的热冷吃食的，都把担子停搁在人家屋檐下，等待主顾。生意当时，必忙个不息；生意冷落，就各自敲打小梆小锣，口内还哼哼唧唧，唱着嚷着，间或又故意把锅盖甩甩，用小铜勺在热汤中捞一两下，招引过路人注意，并增加一点市面的喧嚣。

当地大商号多江西帮，开花纱字号的铺子，一个矩形柜台旁常常站满了人，在布匹挑选中只听到撕布声音和剪子铰布声音，算账数钱声音。柜台向屋里一面，进身多一直延长到三丈左右，虽货物堆积，照例还空出个大厅子。厅前大圈椅上，间或坐个六七十岁肥白的老娘子，照三十年前旧式打扮，穿大袖滚边盘云摹本缎大毛出风袄子，衣襟上挂了串镀金镶玉银三事。梳理得极光的头发，戴上玄青缎子帽勒，帽勒正中装饰着一粒珍珠或翠玉。手腕上带副翠玉镯头，长指甲手指上套两三个金镶翠戒子。棕子脚端端正正，踏着京式白铜镂花大烘炉，手里捧着个银质鹅颈形水烟袋，一面从容不迫吸烟一面欣赏街景，并观看到铺子来照顾生意的各色各样人物。不到十岁小丫头，名字不是叫荷花，就是叫桂香，照例站在大老

板娘身边装烟倒茶。间或从街上人丛中发现个乡下妇人，携带有篮子箩箩，知道不外是卖冬菌葛粉等等山货，就要小丫头把人叫进厅子，恰恰如大观园贾母接待刘老老神气，自己端坐不动，却尽小丫头在面前拣选货物，商讨价钱。交易作成时，说不定还要小丫头去取几个白米糍粑，送给那乡下妇人身边的孩子。那乡下妇人也还可向老太太讨一贴头痛膏，几包痧药。总之，照习惯，小小交易中还有个情谊流注，和普通商业完全不同。

各种各式的商店都有主顾进进出出，各种货物都堆积如山，从河下帆船运载新来的货物，还不断的在起卸。事事都表示这个地方因受战事刺激，人口向内迁徙，物资流动，需要增加后，货物的吸收和分散，都完全在一种不可形容匆忙中进行，市面既因之而繁荣，乡村也将为这种繁荣，在急剧中发生变化。配合战争需要，市民普通训练已逐一施行，商店从业员抽签应征壮丁训练的日益增多，一部分商店便用“女店员”应门。和尚、尼姑、道士以及普通人家的妇女，都已遵照省中功令，起始试行集训。城里城外各个大空坪，对河汽车站空地，每天早晚都可发现这种受训队伍，大街上也常有这种队伍游行。从时间算来，去首都南京陷落：已××天了。

其时大街上忽然起了一种骚动，原因是正有个

小小队伍过街，领头的是个高大雄强妇人，扛了一面六尺见方的白旗，经过处两面铺中人和行路人都引起了惊奇，原来是当地土娼作救护集训，在北门外师管区大操坪检阅后第一次游行。绰号“观音”或“迫击炮”的小婊子，无不照法定格式，穿了蓝布衣服参加。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小孩子，追踪这个队伍，听他们喊口号唱歌。看热闹的因之多用一种特殊兴趣，指点队伍中的熟人。游行队伍过尽后，路旁行人恢复了原来的扰攘活动，都把这种游行和战事将来当作话题。若照省中举办的新政说来，差不多所有国民都得参加训练，好准备战事转入洞庭湖泽地带时的防御。集训事虽然极新，给人不便利处甚多，尤其是未经考虑即推行到尼姑娼妓方面去。推行这个工作时，即主持其事的人，也不免感到庄严以外的兴趣。但各种问题既在普遍热忱中活动，因之在这个地方，过不多久也就见出了点全面战争的意味，生活改进与适应，比过去二十年还迅速。大街上多新来此地的外省人，虽本人多从南京、武汉来，见多识广。眼见到这种游行队伍，必依然充满新奇印象。他若是机关中人，一面知道当地征兵情形，一面看见这种接受长期战争的准备，必更增多一点对于“湖南作风”的热忱和希望。尤其是若把这个省分和接近战区的安徽、湖北比较，在人事运用上便见出这种湖南精神，一定可以给战

争不少信心，也会对于当前负责主持一省政事的，保留一个新鲜良好印象。

那几个政校学生，从商人口中知道适才过身是个娼妓行列时，在个人经验上还是件新鲜事情。所以其中一个年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，就把手中拿的一本灰布面烫银的小书，轻轻的拍打着，笑嘻嘻的向同伴说：

“老兄，不错！我们当真来到湘西了。让我们一件一件的来证明这本书上提起的事情吧，这比玩桃花源有意思多了。这才真是桃花源哩！你瞧，这街上有多少划船的水手，我们想看看他们怎么和吊脚楼妇人做爱，有的是机会。再多歇两天，说不定还可见识好些稀奇古怪的人。”

几个同伴于是都笑着，另外一个忽伸手指点两个在前面小杂货店停下的乡下人：

“嗨，看那两个人！”

大家一同望去，原来是一对乡下人，少年夫妻样子，女的脸庞棕色透出健康红色，眉目俊秀，鼻准完美，额角光光的，下巴尖尖的，穿了件浅蓝的短袄子，罩上个葱绿泛紫布围裙，围裙上扣了朵小黑花，把围裙用一条手指头粗银链条约束在身后，银链一端坠两个小小银鱼铃。背个细篾竹笼，里面装了两只小白兔，眼珠子通红，大耳朵不住的摇动。男子身材瘦而

长，英武爽朗中带上三分野气，即通常所谓“山里人气味”。肩头扛了几张花斑的兽皮，和一卷大蛇皮，正向商家兜售。几个年青学生半个月来正被手中一本小书诱惑，早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，而且在完全陌生的状态里，于是身不由己，带了三分好奇，齐向两人身边走去。直到被两个“山里人”所注意到，带点防卫神气时，才借故询问了一下蛇皮价格。由于言语隔阂，相互不能达意，终于走开了。一个戴近视眼镜哲学家模样的学生赞颂似的说：

“这才是人物，是生命！你想想看，生活和我们相隔多远！简直象他那个肩头上山猫皮一样，是一种完全生长在另外一个空间的生物，是原生的英雄，中国‘人猿泰山’！”

几个同学听到这种抒情的赞美，不免都笑将起来。恰好迎面又来了本队四个同学，于是大伙儿把眼耳所及当成一个谈天题目，一面谈笑，一面走去。

忽然前面一点铺子里，围了一大群人，好象吵架样子。原来是一个政校学生，正和商店中人发生争持，另外有一个瘦弱肮脏小流氓神气的中年男子，也无事忙参加了进去，在那里嘶着个喉咙乱嚷。发生纠纷的原因，还依然是语言隔阂。这个瘦小闲汉子，本为排难解纷而加入，人多口乱，不知不觉间自己却已陷入一种需要他人排难解纷的地位。只听见这个人

用一口不纯粹的北方话向那北方籍学生说：

“不成的，不成的，学生应讲道理，这地方不能随便乱打人的！你说你是委员长学生，这算什么！中国有万万千他的学生，不能拿这个压服人。你有钱，他有货，他不卖，就是委员长自己来也不能强买。”

“不该骂人！”

“骂你什么？你说，你们学政治，政治学中可有‘打人’一科？什么人教？张奚若？钱端升？”

那学生见那么一个猥琐人物，带点管闲事神气，当众人面前来教训他，并且带了点嘲笑意味，引得旁边人哄然大笑，心中气愤不过，就想伸手把说话的捞着摔到地下去，一面伸手一面说：

“你是个什么人，我就要打你，你把我怎么样！”

几个同学这时正挤拢去，还以为捉到了一个小偷，也叫喊助威：“打，打，只管打！”

那瘦小人物见人多手多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有点着急。瞪着一双小而湿濛濛的眼睛，去人丛中搜寻说话的人，好象要见识见识，认清对方，准备领教。并且仿佛当真要战斗一场的神气，赶忙把身上那件肮脏破烂青呢大衣脱去，放在柜台上，挽好了短袄袖子，举起那个瘦小拳头，向虚空舞着。

“好，你们要打吗？我怕你小子才怪，真不讲道理。试试看，一个一个来。”

那哲学家样子的学生，正打量把手上那本小书向他头上抛去，这时恰好一个中级军官模样的青年人过身，先还以为是一部兵士闹事，挤进去一看，原来是“大先生”和人发生纠葛，便把那个学生的书一把扣住了，且忙喝住说：

“同志，打不得，有话好说。是什么事情？这地方不是前方，有什么理由必需动武，有勇气，上前方去，到我们这里闹什么。”

那学生见纠纷中参加了一位现役军官，神气冷静沉着，还以为可以得到帮助。因此便说：

“这东西讨厌，我们买东西，他来插嘴骂人，想讹诈人。”

“他骂你什么？杂种狗养的，是不是？还是……你说，他讹诈你？讹诈你什么，说说看。”

学生可答不上来了，其余学生还来不及说什么，那军官于是回过头去，恭恭敬敬行了个军礼，“大先生，什么事情？哪个敢打你！老虎头上动土，还了得？”这一来，看热闹的可愣住了，学生更愣住了。一切人情绪，忽然起了变化，因为想不到军官和那小老头子熟识，而且对他态度恭敬亲热得很。

那神气猥琐的小老头，见来解围的是驻扎当地的团长，就用本地话嚷着说：

“好，团长老弟来评个理。这些外来学生和王老

板做生意，吵了起来，我过路看见，好意劝他不要闹，有话好好说得清楚。不想他们倒要打起我来了。还以为人多手多，打了背后有‘中央’，倚势压人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什么都不怕。这成吗？”（他于是指定那个用书打他的学生）“我知道你们都是政治学校的。有多少人我也知道。你们欢喜打架，好，到我们这地方来还少人奉陪？我先跟你们去见见管你们的队长，教育长，咱们说好了，再挑出选手来，大家到城外河滩上去打个痛快。一个对一个，一百对一百，有多少对多少。”说到后来，自己不由的大笑了起来。观众中也有人笑了起来。

那军官看看事情很小，打量小事化无事，便笑着排解说：

“大先生，什么人敢打你，这还成话？我说是什么，原来豆子大事情，我还以为出了命案。”又转身向那个学生说：“同志，事情小，不要闹。你们初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，说话不大懂，小误会，说明白就好了，不要这样子。你说他骂你，他讹诈你，这是笑话。他会讹诈你这些学生？这是我们大先生，当地出名的土地公公，会随口骂人？讹人？不讲个分明就动手，你们会出麻烦的。不讲道理会吃亏的。大家真有勇气，留下来明天和日本鬼子去见个高低。我们打仗日子还长哩。大先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那瘦小老头打了个喷嚏，一面穿上那件破大衣，一面也笑着说：“可不是！先到我们湘西来练习练习也好。你们不是尤家巷小婊子，还要动员，‘观音’‘迫击炮’都在游行！政治大学学政治，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不害羞！”一句话，把看热闹的和打架的都说得笑起来。

身旁边有认识大先生的，见事情不会扩大了，想打圆儿就插口说：

“好，大先生不用生气，你一天事情忙，做你事情去吧。这些年轻人不用管了。有眼不识泰山，算了吧。”

“这就是我的事情。古人说：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这是我的脾气。”

军官笑着说：“拔什么刀？修脚刀还是裁纸刀？老大爷，得了，你还只想跑关东做镖手。不要比武了，我们走，到我团里吃酒去，有好茅台！”其时手上还拿着从那学生抢来的那本小书，随意看一眼封面，灰布封面烫了四个银字，《湘行散记》。心想，“好，砖头打砖窑，事情巧。”笑笑的，把书交还给了那个学生，“同志，这个还你，你看这个吗？书是看的，可不是打人的！”不再说什么，便把大先生拉走了。

看热闹的闲人，一面说笑一面也就散开了。原先那个王老板，似乎直到此时才记起本地商人一句格

言：“生意不成仁义在”，正拿了两个杯子和一把茶壶放在柜台上，请几个学生喝茶。用着做生意人好讲话口气，向几个学生攀交情。

“同志，请喝茶！你们从南京来，辛苦了。你们不知道，我们这个大先生，是个好人！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这是个了不起的人，南北口外哪里不到过，看见太阳可多咧。家住在城里灵官巷一所大房子里，你们一下车，在对河码头上抬头就可见到那房子。两个大院子中好多花木！别瞧他眼睛眯眯小，可画得一手好人像，一模一样的！他有两个兄弟，一个在北方大学教书，一个在前线带兵打仗。为人心好性情急，一见人吵架，就要加入说理，听又听不清，说又说不清。听我们说话不明白，他一来排解，就更糟了。同志可不要多心，我们湘西人都心直，一根肠子笔直到底，欢喜朋友。可不要随便动手，我们地方正有一师人在前线作战！”

商人说的话，学生听来自然还是有一半不懂，不过从神气上看，总算是得了“和平”，也不大失体面，自然不再寻问究竟，就散开了。

几个人因为兴奋了一阵，虽然逛街，还依旧各自保留一个好事“花子”的印象在脑中，另外一时见面必可认识。可是做梦也万想不到，人家用来作湘西指南导游，在路上得到许多快乐，先前一时还想用它作

武器的那本小书，就与面前这个花子模样人物有关系。书中许多问题，要证实它，还只有请教这个小老头子才能得到满意结果的。正所谓缘法不巧，不免当面便错过了。

大先生得相熟军官解了围，一同走去，那军官一面走，一面就笑着说：

“老大爷，你怎么和那小毛头学生也比起武来了？简直是战斗性太强了，这可不成！”

“嗨，这些学生，才真不讲道理，正想用‘中央’身份打人。见我参加，还要把个鲁仲连也揍一顿。你想想，姓沈的我会怕他们吗？可是人多手多，来个狗扑羊，真的动手，我怕会有点招架不住。幸好团长你来了，救了驾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险些儿被一件什么法宝打中？”

“那还消说，总是橘子、甘蔗，湘西出的，河边卖的。”

“哈，不是河边的，还是你家里的，——我看那学生正举起手来，想把一件法宝敲你的头，我一想，这还了得，大爷的头一打破，到哪里去找人间的智多星？多危险！我一下子就抢住了。把那东西顺眼看看，原来是你家二先生的大作。湘西什么记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！好，砖头打到砖窑上，打伤了，才真是报上的好新闻，给政校丢脸！”

“真的吗？你怎不告诉我？我晓得这样，倒得把那个法宝没收，当你面作个证人，小子也奈何不得。”虽那么说，这好管闲事的好人，心里却转了个念头，“不打不成相识，几个人说不定还在街头闲荡，我应当请他们到家里喝杯茶，尽个东道！”

因此闪不知从军官身边一溜，就走开了。一会儿，又独自在街口上人丛中挤来挤去了。

大先生，你一天忙到晚， 究竟干吗？

大先生到任何地方去，都给人一种匆忙印象，正好象有件事永远办不完，必需抽出时间去赶作。又好象身上被什么法师安有根看不见的发条，一经被什么小事扭紧后，即身不由己的整天忙到晚。事实呢，不过是“习惯”养成那么一种脾气罢了。但一个人若经过三十年还能好好保持他的习惯，我们一定得承认，这人被他人看作“怪物”，原是很平常自然的事！几个同乡老朋友都欢喜叫他做“洋人”，也是充满了友情开玩笑给的称呼。

这个人的年纪，一眼望去，约莫在四十五六岁左右，若就性格说来，又只似乎还不到一半岁数。身材异常瘦弱，脸庞永远有点肮脏脏脏。瘦削的脸颊上嵌了一双红丝锁边的小眼睛，眼睛上套了一副黑胶边

老凹光镜。看人时总迷迷糊糊，仿佛只能从方向上告给人“我正看你”，事实上是不大清楚的。鼻子皱皱缩缩，两撮鼻毫毛象两个刷子一般伸出鼻孔外，悬挂在新刮过的尖尖嘴巴上，上面还照例留下些粘液。口腔缩而略尖，好象时时刻刻在轻微抽搐。一张开时，就见出错落不齐排列草率牙齿中，有两粒包金牙齿，因之更加显得不调和。说话时口音哑沙沙的，含糊不清，声调低沉而忧伤。因为听觉不佳，听人说话时非大声叫嚷不分明，自己也就养成一种嚷叫的习惯。走路时两只瘦腿转动得很快，只是向前冲，过于急促时，便不免常常和人迎面相撞。别人若喝着说：“没有眼睛吗？怎么乱撞！”大先生就回答说：“你难道也没眼睛，不看见我是瞎子！”别人看看，好象当真是个瞎子，自然也就罢了。样子既不好看，穿著经常又十分马虎，所以陌生人从神气间推测，总以为非学非商，倒很象个侦缉队员的小助手，或侦缉队员的目的物。猥琐以外还处处见出一个“老枪”的派面，恰象是身心多年来即早已被烟膏浸透，烟气熏透，且必需用鸦片烟作粮食，方能继续维持生存。然而若仔细一点从这人像貌骨骼上看看，也许还可以发现一点另外东西。五官实在相当端正，耳大面长，鼻梁高直，额角宽阔隆耸，外表某种邈邈马虎处，终掩不住他那点人格的正直与热情，智慧和巧思。正象本地话说

的，是个内相端正的人物。

大先生既每天那么满街走动，因此所有本城开铺子的人，无有不认识他，且与他发生交易或其他友谊关系。作小贩的，摆屠案桌的，卖鱼卖菜的，柴米场上作经纪人的，邮政局送信和税关上办事的，传教行医的，以及刚在大街上排队游行的那些娘儿们，——总而言之，支持这个城市活动或点缀这个城市繁荣的，无不认识“大先生”，称他“大先生”，对于他充满好意和友情。

他虽然永远好象那么忙，可无什么固定的目的和任务等待完成，完全是从习惯中养成的兴趣，一种闲散生活所许可的兴趣。到街上任何一处都可停下来，说两句笑话，嚷一嚷，再低下头去把铺子里新到的货物药品仿单商标研究欣赏一番，问问行市，问问销路，便鲇鱼似的溜了开去，要挽留也挽留不住。且时时象个水獭模样，从人丛中挤进一个生意顶热闹的南货铺，一直进到柜台里，就火炉边看看报，这里翻翻，那里看看，买点什么，又用手抓点冰糖、芝麻糖塞到口中去，或拿两个樟脑丸往口袋一放，待付钱时，却照例为人挡了回去，大先生，你又来这一手了，这也把钱？他总说公事公办，可是店老板却趁势抓一把新到荔子红枣之类塞到他那大衣口袋里去，笑嘻嘻的把他推出了铺子。来去铺子中人照例一见到他

必照例叫一声大先生，坐一坐喝杯茶吧，你一天总是忙！如若遇到一个相熟船夫时，必然会说长道短好一会，或叫一声“干亲家”，约好上船喝酒时方走开。间或也许会被一个军官模样人拉住膀子不放松，“家乡”“前线”“天上”“地下”说了许多，末了且一定要邀他上馆子去吃一碗羊肉大面，叙叙契阔。却情不过时，即就近在面馆子门前站站，把一片刚出笼的黄蛋糕，一下子挤进口中，一面吃一面说：“大爷，道谢道谢，我还要有事去！明天见！明天到我家里来吃牛肚子，冬菌炖鸡。欢迎你来，包你有吃的。好，有朋友也只管邀来！这时节我还有好多事！”当真有什么事必需要他去作，他自己就永远不明白。可是别人如有事，询问清楚后，必即刻为人去作，却都把些自己待作的事放在一边。

但自然还有些事他要做做，先是到城里相熟去处，点个卯，有老太太的，自然应当留下来听听骨风痛一类申诉，这种申诉便包含代找狗皮膏药的义务。有什么人家在玩牌，也就站在身后随便看看输赢。再出城转到河边，过税关趸船上看看当天拢了多少船，开动多少船，且就便向税关中办事人打听一下有无名人要人过路。到把所要知道的弄清楚后，再沿河滩走去，看看停靠在码头上的船只，起卸些什么货物，有些什么新奇东西，或是一个外国传教师的行李，或

是“中央”的机器，他照例都可以从管税关的人打听清楚。且可从水手方面问得出上下游前一天发生什么新事。凡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消息，他在另一时另一处叙述及时，必同时还把船户姓名背数得出。看完船后，就重新转到渡船码头去站站，看看渡口的风景，一时不上渡船过河，却先就码头边问问橘柚甘蔗行市，讲妥了价钱后，必挑选大件头买两三块钱，先把钱交给给人，或嘱咐送到一个表亲戚处，一个朋友处，或送回自己家里。小生意人若嫌路远生意忙，不能抽身，不肯送货物去，大先生一定把头偏着瞅定那麻阳商人，做成绝交神气：“你送不送？不送就拉倒！”人若说：“不知道房子，怕把门号弄错。”大先生一定说：“你送去，到了那里问十二号门牌，不会错！”如果生意闹僵时，大先生必赌气不要。迟迟疑疑他就不要。“嘿，稀罕你的宝贝，维他命，人参果，还我钱好了！”说不定身边恰好有个好事船上人，两方面都认识，在旁边打圆场说话：“傻狗子，你只管送去，大先生还会亏你？他房子不会认错，门前有株大青树，挂了块大蓝匾，门里有个大花园，大房子，大洋狗——大先生的保镖洋狗，尽管见人就叫，不乱咬人的！你送去，大先生不会亏你！”大先生听到这种称赞后，又高兴起来了，闭上一只小眼睛，妩媚的笑着，（笑时样子必更奇丑）重新取出钱包，在那小生意人手心里，多

加了两角钱，“你送去，这是你吃酒的！我们一回生，二回熟。你认不得我。我会帮你宣传，一船橘子三五天就脱空，你好装货赶回麻阳县过年！”又回头向那旁边人说：“老庚，你认识我，好！”

“大先生为人大仁大义，有口皆碑，什么人不认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，有口该杯？这年成米贵到一十四块钱一石，一人一杯要多少酒喝！今年不成了，愿也还不了，请不起大家喝酒了！”

为人本来耳朵有点背晦，所以有时也就装作只听得一言半语，故意攀藤引葛的把话岔开。随即走过造船处去看什么人打新船安龙骨去了。

总之，无论风晴雨雪，自从六年前把那个房子造好后，这个人的生活秩序，就那么安排定了。有时节或有十天半月大先生忽然间在当地失了踪，这城中各处都不见大先生踪迹，朋友便猜想得出，大先生必然已因事离开了本地，到另外一个什么码头忙去了。这出行不外两种原因：或坐上水船回二百八十里外的老家凤凰县，扫墓看亲戚，参加戚友婚丧典礼。或坐下水船下常德府，往长沙玩玩。兴趣好就一直向更远处走去，往上海、北平、青岛弟妹处去。闪不知走去，又闪不知回转来，一切都出于偶然；这偶然却可以把他那个八十磅重的身体送到两三百里以外。若

向上行，每次必带些土产回来，准备请客。若向下行，可带的自然就更多了。花园中的果木，外国种花草，苏州的糖果，北平的蜜饯，烟台的苹果，广东的荔枝干，以至于新疆的葡萄干、哈密瓜。做酒席用的海味作料，牛奶粉，番茄酱，糊墙的法国金彩花纸，沙发上的锦缎垫褥，以及一些图书杂志……无不是从这种使人无从预料的短期旅行搜罗得来。一切作为竟似乎完全出于同一动机，即天真烂漫的童心，主要在使接近自己的人为之惊奇，在惊奇中得到一点快乐，大先生也就非常快乐，忘了舟车劳苦和金钱花费。回来时遇到好朋友，必请回家去欣赏旅行所得，并谈说一阵子“下边”事情。只要客人把大拇指翘起来，笑笑的说一句“大先生，你真是个怪人！”就心满意足了。

若到上海北平去看弟妹，必事先毫无通知，到达某地时，忽然作一个不速之客来叩门。行动飘忽处也就为的是让弟妹初见面那一回又惊又喜。或听到这样埋怨，“大哥，你怎么信都不先写一个，好让我来接你！”大先生必装作顽皮样子，故意说笑：“我又不是要人，难道怕人绑票行刺，得要你来保驾！”

“你不是事情很忙？怎么忽然就来了？”

大先生因此更加得意，一面用手掌抹拭额上豆粒大汗，天真无邪的笑着，“你算不着我会来看你们，

是不是？我就是这种脾气，说走就走，家里人也不曾想到我要作五千里旅行，什么人都不知道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！”

“预备住多久呢？住两个月……”

“什么？两个月！玩三天我就得回去。家里还有好些事办不清楚，待我回去料理！”

“住一个礼拜，好好的玩玩！”

“嗨，一个礼拜，我到家了啊。”（伸出三个手指）“不多不少，三天。”

他说的自然是真话，住三五天必然又得走路。因为这种肯定也仿佛能给他自己一点快乐。事实上说不定家里木石工人这时正等待吩咐做什么样式花台，一缸子霉豆腐得他加作料和酒，一堆腌肉得他亲手熏熏，一些新种花木得上肥料分苗。离家行为不仅出人意外，且常常不免出于自己意外，不赶紧回去可不成。可是急于回去更重要一个理由，自然还是“夺锦标”般尽一些不知道他出门的亲友，初见面时那一阵子惊讶。这惊讶的快乐是平分的。为了信实起见，行程虽极急促，且照例到一个地方，必把过去一时他人嘱托购买的药物用品，就方便一一买好，便于一下子放到朋友面前，作个证明。

这一来，朋友自不免又惊又喜，“哈，你这个洋人，真是有法术的土行孙！怎么我们眼睛一打岔，

闪不知就不见了你，过几天你倒又从北京上海看热闹回来了！我们一辈子都象有几根绳子绊住脚后跟，走不动路。你这个怪人，天上地下好象都去得了，就只差不曾从王母娘娘宫殿御花园里带蟠桃回来。”

大先生在这种带做作的阿谀中，笑得把小眼睛合拢，又装成谦虚不过神气，“哪里哪里，我是无官一身轻，想上路就上路！不比你们有重要事业，放手不下！到我家里吃饭去，便饭！不客气！”吃饭的用意，自然还是准备给人家快乐和惊奇。因为王母娘娘的蟠桃虽不曾带回来，碗口大的山东肥城桃，说不定在饭后就摆上桌子来了。说不定北平通三益的蜜枣杏脯，也被他从三千里外带回来，请客享受。东西数量虽不多，可是总应有尽有。重要在变戏法般使同乡当面吃那一惊！

一切行为愿望都出于同一动机，即满足他人和自己，从平凡生活中多了些不平凡意料之外变化，行为愿望中充满了天真的爱娇。就因为这种性情，使他在当地成为一个最有趣味的人物，同时也是一个知名之士。

那点天真稚气用到同一目的另一方式上，因之同时又增加了他一种特殊记忆力和感觉力。每到一个地方，虽只留下三五天，大先生必然把那地方许多新近发生的种种，弄得清清楚楚。上海电车换了什么

路线，租界添了多少花钱新玩意儿，能领略的三天以内他必可一一领略。北平故宫换了多少新画，有些什么特别宝物，图书馆展览会多少古版书和插图本子，他照例在一度观光后也能记得十分清楚，同时还必然把参观说明带回。青岛海滨避暑别墅，某某名人住某号门牌，某大饭店要多少钱一天，重要或琐碎的，凡是能供家乡朋友开心的事，他也一例记在心上，可以随问随答。并且每次这种旅行除了带回一些故事和吃食外，还必然带回点较持久能帮助家中人记忆的东西，或是一幅字画，一块石头，一种珍贵的花药。他自己认为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，却是六年前有一次用同一作风跑到青岛去，经由上海港瞎跑了七天，回转到家里时，却从一大堆记忆印象中掏摸出一个楼房的印象来。三个月后就自己设计，自己监工，且小部分还是自己动手调灰垒石，在原有小楼房旁边空地上，造成了座半中半西的楼房，大小七个房间，上下的窗户，楼梯和栏干，房间的天花板颜色，墙壁上彩纸的花样，无一不象在青岛时看见的那座楼房。大先生的用意，原来就是等待在青岛教书的兄弟归来时，如同当年“新丰父老”不可免的那一惊！

战争一来，中国全变了样子。战争空气起始即影响到大先生一家。恐怕这个山城会要受空袭，大先生把家中女眷送回三百里外老家去后，房子腾空了，一

个人就坐下来等待南北两方面的消息。北方一个弟弟虽逃出了北平，孩子们可留在孤城中上不了路。南方一个弟弟带了一团兵上前线，战争发生以后即无消息。因此一来大先生在凡事照常中就多添了一分为远人安全的挂虑。至于这个规模不大的水边城市，起始是河道运输暂时的停顿，过不久就恢复了。随即是对河汽车公路开始了军事运输，每天至少有两三百辆大卡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通过，还有一二千辆大小汽车上的外来人转移疏散到这地方落脚。过不久，中央机关人员物资也疏散到了这个地方，伤兵医院也成立了。各种市民的集训，更把这个小城市装点了几分战争空气。这种种影响到当地的商业，自必比其他个人生活变化重要。惟这种种影响到大先生时，自然更增加焦虑。他变成了当地一个更忙碌的人物，为国家战争消息和家中人安全消息而更忙。第一是北平住家的兄弟一家人，生活情形已完全隔绝。其次是另外一个兄弟，带了家乡那一团子弟兵，究竟在什么地方作战，作战情形如何，结果如何，从各方面探听，都得不到一点消息。后来虽间接知道杭州陷落前，这个部队曾在嘉善一带防守，兄弟受伤后，曾在杭州一个医院治疗，杭州一失陷，消息就断绝了。

大先生既得不到所需要的消息，因此每天除却上街走动，还要到几个相熟军官处去坐坐，再往邮电

局看看信件电讯，往长途电话局问问长沙留守处有无来电，又过河去汽车站看看有无这个部队中从前方返回来的军人。可是一切努力都无结果。直到人事方面已感绝望时，大先生还保留一种幻想，以为一定还隔绝在沦陷区什么小地方，过不多久必可逃脱归来。若照往常情形，大先生必早已悄悄的离开了家，直向前方跑去，看个究竟。现在战事正还吃紧，中央大小机关都一例陆续向上迁移，前线军队情形多保守秘密，交通又不方便，战事还正在变化中，有逐渐延展到南昌武汉的趋势。南京一陷落后，内地和江浙一部分地方都失了连络，受伤的若不是来不及离开医院，或转浙赣路时车辆失事，就一定是还在沦陷区了。

因为一个不可解的信念，大先生总以为到街上或许可从偶然中得到一点消息。即或是顶不幸的消息，也总比悬荡着好。不想在街上却和几个政校学生兴奋了一阵。如今在街上有意来找那几个学生，虽看见好些学生，可不曾碰到原来那几个。因此预备过河去，上了一只方头渡船后，船一时尚未离岸。一会儿，对河那只渡船正向这边驶来，船上有个兵士眼睛尖利，远远的就叫喊：

“大老爷，大老爷，有人找你！你家厨子沿河各处找你！”

大先生只听到前面几句话，就照例带笑回答说：“有人找我。什么事找我？我又不欠人印字钱，难道县里王霸汤怀要请我上衙门打官司？”

“不是别人，是你家里的厨子老宋。他说长沙有电话，等你去接，是你家团长来的！”

“哈呀，团长来了电话了吗？”

不待再问情形，就从船头向河滩一跳，视线既不大好，加之渡船一摇荡，距离便不准确，到地时一只脚陷在河边泥淖里，拔出的是一只光光的白脚，船上人都大笑起来。大先生全不注意，一面去泥淖中捞取鞋袜，一面还自言自语说：

“哈，团长有电话来！”

半点钟后，大先生已回转家中，督促另外一个用人，把楼房中每一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窗帷也换了新的。并为受伤回来的军官，把一切应用物品都准备好了。

家中厨子回来时，因为在对河要好小妇人处烧了几口荤烟，喝了一杯子酒，怕上楼被大先生闻嗅得出气味，就站在院子正中，仰头对楼廊上的大先生带点埋怨神情说：

“大老爷，你究竟到哪里去了，我天上地下哪里不找寻你！团长来了电话，要你去接，我全城里去找你，打上灯笼火把门角落里也找遍，只不见你！我还

以为你过和尚洲买柚子去了！

大先生不声不响，听厨子把谎话说下去，直到厨子自觉话已说得太多，超过当前需要时，大先生方装成十分生气故意的骂着：“宋老太爷，好了，得了。你不见我，我知道你还到报馆去登过报，城门边贴过寻人招纸条儿。你这个人，天上地下都找到了，怎么不到对河‘航空母舰’那里去找我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过河的用意。一到婊子家里就坐了半天商量招郎上门事情，哄那婊子开心。还借故灯笼火把门角落都照过，你用了多少灯笼火把，开个账来算算看。……你上来让我闻闻，你不到‘航空母舰’家里吃荤烟，我一个月加你三十块钱薪水。”

厨子老宋摸得准大先生脾气，知道口中笑话多时必有开心事，因此不再用别的谎话支吾，就说：

“大老爷，团长来了电话，我早上听有喜鹊叫，就知道一定有喜事！”

“喜事吧！等等团长回来时，我要他先打你二十大板，开革了你，好让你过河去做那婊子的上门女婿，才是你的大喜事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大先生在楼下便向两个朋友宣布，团长来了电话，人已到长沙，伤势不重，明天就要坐师长的小汽车回家了。说到这里时，于是又吩咐厨子老宋说：“你快去宏恩医院，看看张大夫在不在家，在

家里为我请过来吃饭。他说来，你就学生代表，先还不知道军官是个过来人，想在谈话中给这位军人一点特殊教育，接谈结果竟适得其反，才发现什么主义什么路线军官都比他们明白得多。因此另外不免发生了一种反感，以为这是一个转变了的军人，生活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气息，无可救药。本来预备跟这军官来学的几种军事课程，也无兴趣继续上课了。山城虽小，本地无日无集会，年青学生都甚忙。于是大家就抛下了这个“民族英雄”，转作其他有意义的活动宣传去了。

住处回复了过去半月前那一种静。

医生来时，见楼上大房子空空的，放了许多椅子，墙上还悬了一片三尺见方的黑板，茶几上还有一盒粉笔。知道是屋主人之一，军官的哥哥，特意为年青学生上军事学预备的。可是一看情形，就知道这种预备是徒劳了。军官独自坐在走廊前摇椅上，翻阅一本小小军用地图。好象很闲静，又似乎难于忍受这种闲静。

医生说，“团长，你气色好多了。你应当走动走动。天气好，出城去走走好。骑骑马也无害，你那马许久不骑，上了膘，怕不会跑路了。人和牲口都得活动一下！”

军官说，“当真好象全好了。现在就只走动时腿

上有点发麻，别的不觉得什么了。我不愿意用撑架出去，因为近于招摇。我还真不愿意有人知道我是谁！”

“可是知道的人已很多了。尤其是那些学生，都欢喜你，崇拜你。”

“那些可爱的学生吗？”

“就是那些人，他们不是要跟你上课吗？我听他们说，你

动 静

—

冬日长晴，山城雾多。早晚全个山城都包裹在一片湿雾里。大清早雾气笼罩了一切，人家和长河，难于分辨，那时节只能从三种声音推测出这个地方的位置——对河汽车站的汽车发动机吼声，城外高地几个军营的喇叭声，市区长街上卖糕饼的小梆小锣声。

稍迟一会，隔河山峰露出了头，庄严而妩媚，积翠堆蓝，如新经浣洗过一般。雾气正被朝阳逼迫，逐渐敛缩侵润的范围。城中湿雾也慢慢的散开，城中较高处的房屋，在微阳中渐次出现时，各披上一层珍珠灰光泽，颜色奇异，很象梦魇中宫殿。从高处向下眺

望，更可得到一个令人希奇的印象。原来城中次高地一部分桔柚，与沿河平地房屋，尚完全包围在整片白雪中，只有教堂三个尖尖的屋顶，和几所庙宇，及公家建筑物，两座临河城门楼，地位比较高，现出一点轮廓。其时上述三种声音已经停止了，湿雾迷蒙中却有尖锐的鹰声啼唤，不知来自空中，还是出发于教堂附近老皂角树上。住宅区空地较多，杂树成林。桔柚早已下树，间或有二三养树果子遗留在浓翠间，分外明黄照眼。雾气退尽时，桔柚林中活泼好斗善鸣的画眉鸟，歌声越来越利落。天气虽清寒逼人，倒仿佛已有点春天意味。

绕城是一条长河，河身夹在两列长山中，水清而流速，鱼大如人。到城中雾气敛尽时，河面尚完全被这种湿雾所占领，顺随河身曲折，如一条宽阔的白色丝带，向东蜿蜒而去。其时虽看不见水面船只和木筏，但从蒙雾中却可听得出行船弄筏人的歌呼声和橹桡激水声。

河上湿雾完全消失，大河边巨大黑色岩石上，沙滩上，有扇尾形，和红颈脖，戴丝绒高冠，各种小小水鸟跳跃鸣叫时，大约已将近九点钟，本城人照习惯在吃早饭了。

记载上常称长沙地方“卑湿阴雨，令人郁闷，且不永年”。屈原的疯狂，贾谊的早死，证实了这种地

方气候的恶劣。五溪蛮所在地的沅水流域，传说中的瘴蛊，俨若随时随地都可以致人死命，自然更使旅行者视为畏途。除非万不得已，便是湖南中部的人民，平时也不甚乐意来到这山城中活受罪。然而今年冬晴特别长，两月来山城中终日可见太阳。冬日长晴，土地枯燥，乡下人因之推测明年麦麻烟草收成必不大好。可是鸟雀多由深山丛林中向城市里飞，就城区附近菜园麻园疏松土地上觅食小虫蚁讨生活。生活既不困难，天气又异常和暖，不饥不寒，因此这些雀鸟无事可作的清晨，便在人家桔柚树梢头歌呼，俨然自得其乐，同时也用它娱乐山城中的住民。虽然山城中大多数人对于冬晴的意义，却只有一件事，柴炭落价。

地方离战区炮火尚远在二千里外，地势上又是个比较偏僻的区域，因此还好好的保持小山城原有那一分静。这种静境不特保持在阳光空气里，并且还保持在一切有生命的声音行动里。

战事虽逐渐向内地推移，有转入云梦洞庭湖泽地带可能。对河汽车站停放的车辆种类数量日见增多，车站附近无数新做成临时性的小小白木房子，经常即住满了外来人。城区长街尤多这种装束特殊的过路人。城门边每天都可发现当地党部，行政官署，县商会，以及一切社会团体机关，轮流贴换大小不一

的红绿标语。本省兵役法业已实行，壮丁训练早普及一般市民，按期抽丁入伍，推广到执行各种业务的少壮男子。社训或妇训，更影响到和尚尼姑，以及在这小山城中经营最古职业某种妇女日常生活习惯，这些人也必须参加各种集会和社会服务。白日中，长街上已有青年学生和受训民众结队游行。城中且发现了伤兵，设立了伤兵医院，由党部主持的为伤兵医院募捐，及慰劳伤兵举行的游艺会，都有过了。报纸上常描写到汉奸间谍，在这小山城中也居然有过，而且被军警捉来，经过审讯证实后，就照习惯把他捆绑起来押到河边枪决示众了。举凡一切热闹，一切和战事有关系的人事变动，都陆续出现，对当地发生了影响。可是超越这一切人事活动，依然有一种不可形容的静，在这小山城中似乎还好好保持下来。

每天黄昏来时，湿雾照例从河面升起，如一匹轻纱。先是摊成一薄片，浮在水面，渐如被一双看不见的奇异魔手，抓紧又放松，反复了多次后，雾色便渐渐浓厚起来，而且逐渐上升，停顿在这城区屋瓦间，不上升也不下降，如有所期待。轻柔而滚动，缓缓流动，然而方位却始终不见有何变化。颜色由乳白转成浅灰，终于和带紫的暮色混成一气，不可分别。黄昏已来，河面照例极静，但见隔河远山野火正在燃烧，一片红光，忽然展宽拉长，忽然又完全熄灭，毫无所

见。其实这种野火日夜不熄，业已燃烧了多日，只因距离太远，荒山太多，白日里注意到它时，不过一点白烟罢了。

二

就在这个小山城数千户人家里，还有一个人家，俨然与外而各事隔绝。地僻人稀，屋主人在极端清静中享受这山城中一切。

这人家房子位置在城中一个略微凸出的山角上，狭长如一条带子。屋前随地势划出一个狭长三角形的院落，用矮矮黄土墙围定。墙隅屋角都种有枝叶细弱的紫竹，和杂果杂花。院中近屋檐前，有一排髹绿的花架，架上陶盆中山茶花盛开，如一球球火焰。院当中有三个砖砌的方形花坛，花坛中有一丛天竹和两树红梅花。房子是两所黄土色新式楼房，并排作一字形，楼下有一道宽阔的过道相接，楼上有一道同样宽阔的走廊。廊子上可俯瞰全城屋瓦，远望绕城长河，和河中船只上下。屋前附近是三个桔园，绿树成行，并种有葱韭菜蔬。桔树尽头教堂背后，有几株老皂角树，日常有孤独老鹰和牛屎八哥群鸟栖息，各不相犯，向阳取暖，呼鸣欢吵。廊子上由早到晚，还可接受冬日的太阳光。

屋主人住在这个小楼上，躺在走廊摇椅里，向阳取暖，休养身心，已有了两个月。或对整个晒在冬阳下的城中瓦屋默想，或只是静听清晨湿雾中的老鹰和画眉鸟鸣叫。从外表看来，竟俨然是个生命之火业已衰竭的隐士，无事可作，或不欲再作任何事，到这里来避寒纳福。

屋前石坎下有条小路，向西转入市区，向东不远就可到达一个当地教会中学和毗邻学校的医院。过路学生多向上仰视，见这房子的布置，和屋主人生活从容光景，年轻人常不免心怀小小不平，以为“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房子，住下一个官僚”，除此以外，别无所知。自从战事一起始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，已成为整个县城活动的源泉，开会游行，举凡一切救亡运动，无不需要他们参加。这些年轻人也自以为生存在大时代里，生活改变，已成为战争一分子。都觉得爱憎情绪日益强烈，与旧习惯不能妥协。都读了许多小册子，以为从小册子取得了一切有关战争应有的宝贵知识。自己业已觉悟，所以要领导群众，教育群众，重造历史。

有一天，两个初中学生代表到当地党部去开会，回学校时，正见到屋主人在门前看人调马。主人是个年纪轻轻男子，身材虽十分壮美，脸色却白白的，显得血色不足，两只手搁在短短的皮大衣口袋中，完

全如一大少爷。正嘱咐那养马人，每天应给马两个鸡蛋吃。年轻学生走过身时，其中之一就说，“看呀，一个荒淫无耻的代表。”另一个笑笑，不曾作声。

那一个于是又向同伴说，“这种人对国家有什么用处？手无缚鸡之力，是个废物！完全是个废物！”那年青男子虽听得分明，还以为是在说他那匹马，就笑着说：“不是废物，你不要以为它样子不好看，它一天能走二百里路！”

年青学生气愤愤的说：“走两百里路，逃到我们这里来，把什么东西都吃贵了！”

“你说它吃鸡蛋吗？它有功国家的。”

那学生不乐意这种谈话，轻轻的骂了一声“废物”，就走去了。

年青男子毫不在意的转身去告马夫梳理尾巴的方法。却料不到这学生正是骂他，他还心想，“两个小朋友年纪青，血气盛，可爱得很。”

房屋既毗邻教会产业，与医院相去不远，医院中一个外科医生，两月前即成了这个人家来往最勤的客人。到后来，当地另外一些年青人因为筹备演戏慰劳伤兵，向医生借看护白衣，问及借军衣手枪，无意中由这个外科医生口中，透露了一些消息，才知道原来这房子里边正住下了一个年青人所倾心崇拜的受伤军官。因十月里在东战场受了重伤，失血过多，方

回到这个后方来休养治疗。

医生也是一个年青人，热诚而喜事，不免在叙述中，给那军官在年青学生中，造成一个异常动人的画像。

医生说，“你们成天看报，不是都知道沪杭路上有一个兴登堡防线吗？他就是在那道防线打仗的一个军官。他是个团长，有一千五百人归他指挥。一共三师人在这方面，他守的是铁道线正面。大家各自躲在钢骨水泥作成的国防工事里，挖好了机关枪眼儿，冷冷静静的打。敌人六十架飞机从早到晚轮流来轰炸，一直炸了八天。试想想，炸了八天！大炮整天的轰，附近土地翻起了泥土同耕过一样。一个旅部的工事，一天中就有八百枚炮弹落到附近三百公尺里土地上！想想看，这仗怎么打！八天中白天守在工事里，晚上出击夜袭，饭也不好好的吃过一顿。到后来，一千五百名士兵和所有下级军官伤亡快尽了，只剩下一百二十个人，掩护友军撤退后，才突围冲出。他腰腿受了重伤，回到后方来调养。年纪还只大你们几岁，骑马打枪，样样在行，极有意思的！这是你们做人的榜样！”

好事医生的述说，自然煽起了年青学生的好奇心。

自此以后，这个人家的清静被打破了。先是四个

学生随同医生来作私人慰问，随后便五个七个来听故事。好一阵日子，这人家每天照例都有三三五五年青学生进出，或在廊子上谈天，或在小院中散步。来到这里的多怀了一种崇敬之念和好奇心，乐于认识这个民族英雄。或听他说说前线作战事情，或提出些和战争有关的问题，请他答复。或取出一个小小本子，逼他签名。或邀约他出席当地团体集会，听他讲演。过不久，连那两个最激进的学生代表，也带着愧悔之情来拜访了。凡来过的年青学生，都似乎若有所得，这家中原有的那一分静，看看便已失去了。

医生来检查这个军官的身体时，每见他正在廊上或院中马棚边和学生谈话，上至日本天皇，下至母马，无所不说，医生总在旁微笑，意思象是对那些年青人说，“怎么样，不错吧。你们现在可好了，不至于彷徨了吧。这一来你们得到了许多知识，明白了许多事情。战争可不是儿戏！要打下去，大家都得学这个人。好好的尽一个战时公民的责任，准备做一个民族英雄。日子长咧！我们要打三十年仗！”

一群年轻学生走去后，医生来给这个军官注射药针，看了看脸色，听了听脉搏，就说，“好多了，比上月好多了。”说了却望着他好笑，神气正如先时一样，意思象要说，“怎么样，不错吧。这是国家的元气，你的后盾！你还得来尽点义务，好好的教育他们，

鼓励他们，改造他们，国家有办法的！”

军官似乎完全懂得他意思，只是报以微笑。很显然，年青军官对于这些中学生，是感到完全满意信托的。

医生要军官说说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意见，军官就说，小朋友都很可爱。生气勃勃，又有志气，有血性，全是当地优秀分子，将来建国的人材！我听他们说，实在不想再读书了。要从军去。我劝他们要从军先去受正式军校训练，却都不乐意，倒想将来参加游击战。照读书人说法，这只是浪漫情绪的扩张。可能做诗人，却不能作一个很好下级军官。这种年龄一定是这么打算。他们都以为我了解他们，同情他们。我真正应当抱歉，虽同情他们，实在不大了解他们。他们对于战争，同我们做军人的看法似乎不大容易完全一致。诗意太多，太不切近事实。一切得慢慢来，从各种教育帮助上提到实践上去。”

医生说，“可是他们都很崇拜你！”

军官只是笑，对医生说的完全表示同意，却保留了一点不说，“这崇拜是无意义的，至少这崇拜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。因为目下的问题，单是崇拜还不成！事情是要人去做的！”

一个学生和一个军人，对于战争的认识，当然不会一致。从不离开学校的青年学生，很容易把“战

争”二字看成一个极其抽象的名词。这名词包含了一点幻想的悲壮与美丽同荣誉或恐怖，百事综合组成一章动人伟大的诗歌。至于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呢，战争不过一种“事实”而已。完全是一种十分困难而又极其简单的事实。面对这种事实时，只是“生”和“死”，别无他事可言。在炮火密集钢铁崩裂中，极端的沉静，忍耐，纵难战胜，尚可持久。至于慌乱，紧张，以及过分的勇敢，不必要的行动，只是白白牺牲罢了。战争既是一种单纯的事实，便毫无浪漫情绪活动余地。一个军人对于战争的态度，就是服从命令，保卫土地。无退却命令，炮火虽猛，必依然守定防线不动。死亡临头，沉默死去，腐烂完事。受伤来不及救济，自己又无力爬回后方，也还是躺在湿湿的泥土凹坑中，让血液从伤口流尽，沉默死去。若幸而脱出，或受伤退下，伤愈后别无他事可作，还要再作准备，继续上前，直到战争结束或自己生命被战争所结束时为止。在生和死的边际上，虽有无数的动人壮烈惨痛场面，可是一切文学名词完全失去其意义，英雄主义更不能生根。凡使后方年轻人感动的记载，在前方就决不会有谁感动。大家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，忍受。为国家前途，忍受。为战胜敌人，忍受。

因此一来，到这些年轻学生把好奇心稍稍失去后，对于这个半年来在猛烈炮火直接教育下讨生活

的军人，自然重新发现了些事情。主要的是慢慢的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单纯的家伙，谈什么都不大懂。便是战争，所懂的也好象是另外一套，并不与年轻学生想象中的战争相同。尤其是对于青年学生很热心想参加游击战，却不愿受正规军事训练，认为是浪漫情绪的表现，不切事实，缺少对战争应有的共同认识，损害了年青人的自尊心。于是一群年青学生，在意识中恢复了读书人对军人的传统观念，以为这个军人虽有教养，有实际经验，还是一个“老粗”。而且政治头脑不发达，对战争认识还不够深刻。那两个更热心的学生代表，先还不知道军官是个过来人，想在谈话中给这位军人一点特殊教育，接谈结果竟适得其反，才发现什么主义什么路线军官都比他们明白得多。因此另外不免发生了一种反感，以为这是一个转变了的军人，生活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气息，无可救药。本来预备跟这军官来学的几种军事课程，也无兴趣继续上课了。山城虽小，本地无日无集会，年青学生都甚忙。于是大家就抛下了这个“民族英雄”，转作其他有意义的活动宣传去了。

住处回复了过去半月前那一种静。

医生来时，见楼上大房子空空的，放了许多椅子，墙上还悬了一片三尺见方的黑板，茶几上还有一盒粉笔。知道是屋主人之一，军官的哥哥，特意为年

青学生上军事学预备的。可是一看情形，就知道这种预备是徒劳了。军官独自坐在走廊前摇椅上，翻阅一本小小军用地图。好象很闲静，又似乎难于忍受这种闲静。

医生说，“团长，你气色好多了。你应当走动走动。天气好，出城去走走。骑骑马也无害。你那马许久不骑，上了膘，怕不会跑路了。人和牲口都得活动一下！”

军官说，“当真好象全好了。现在就只走动时腿上有点发麻，别的不觉得什么了。我不愿意用撑架出去，因为近于招摇。我还真不愿意有人知道我是谁！”

“可是知道的人已很多了。尤其是那些学生，都喜欢你，崇拜你。”

“那些可爱的学生吗？”

“就是那些人，他们不是要跟你上课吗？我听他们说，你肯教他们，都很高兴，这比平时军训有实用意义得多！”

“可是他们一定为别的事情忙，上了两课，就不来了。这玩意儿实在也是很干燥的。比学什么还死板，又不具体。”

军官提起了这件事情时，似乎不大愉快，翻出一幅地图指定某一点给医生看，“这里情形越来越糟了，不久会要受攻击的。这里得有人！我腿好了，要

回到那边去。他们一定希望我早些去。”

“你不是还有两个月休假吗？”

“让别人去休息吧，你不知道我住在这里两个月，已闷慌了。虽只两个月，好象有了两年，这样住下去，同老太爷似的，哪能习惯？前面老朋友多着，都在炮火里，我留在这里，心中发慌！”

三

师部来了急电，限这个少壮上校军官五天内率领那两连伤愈兵士，向常德集中，并接收常澧师管区四营壮丁，作为本团补充。

过不多久，家中人都知道了。对这件事话说得很少，年纪极轻的新妇，一个教会中学毕业生，身材小小的，脸白白的，穿着素朴，待客人去尽后，方走过大房来，站在门边轻声说，“听说来了电报，你又要去了。你不是说可以休养三个月，现在腿还不好，走路时木木的？等脚好一点走，方便得多。”

“他们要人，大家都正在拼命，我这样住下来算什么生活！”

“那什么时候动身？坐船去，坐汽车去？”

“你理理我那衣箱去。我只要那黑色衣箱，衣服不必多带。”

“明天就要走吗？我娘还在路上。”新妇眼睛已湿，勉强抑止着感情，“医生说你还不宜上火线！”

“医生刚走！我全好了，不会出毛病。等等我同你说。”

新妇眼泪莹莹的无话可说，就走向自己的房里去了。

长兄嫂亦不说什么，只默默的为清理要带走的应用东西。到末了，两夫妇从楼梯后一个小房中搬出了两个箱子来，抬到小兄弟大房中去。把箱盖掀开，一打盒子炮，一箱子弹，算是给这个重上前线军人的礼物。哥哥笑着说，“你到这地方，不想人家知道你是谁，怕招摇。你到常德去接收壮丁，身边总得有点东东西西！你得把几位小将叫来，武装起来，才象个样子！”嫂嫂也微笑着，“你大哥以为你要的是这些东西，所以路菜也不预备。好笑。”

军官也无可奈何的笑着，虽口上说着“大哥，还是把你这些老式宝贝收起来，将来带游击队用吧。”还依然跑到木箱边来检查这些轻便武器。

第二天，七个随身的年青弁兵都穿了庞大棉背心，从收容所来见团长。有五个兵士是手足负过伤的。平时这军官以这些弁兵是为国家服务的，不是私人仆役，且刚从前线负伤归来休养，从不到家中来服务。现在听说不久又要出发了，因此来请示。七个人

一排站定在院子中，听候训话。七个人都是小身个子，面目朴实而单纯。军官在换好了军服，要往收容所去接洽开拔各事，见几个同患难的小伙子，都因负伤瘦了许多，心中实在很感动。

“你们都好了吗？”

几个兵士齐声说，“报告团长，都好了。”

其中一个又怯怯的说，“团长，你也好了吗？”军官抿了抿嘴唇，点点头，不作声。

大家沉默了一会儿。军官又指定一个羞怯怯的乡下人样子兵士说，“赵连璧，你膀子全好了吗？不能去就莫忙去。我们先到常德集中，一个月后再来还赶得及。”又向另外几个样子较活泼的兵士说，“你们三个月的饷不是都领到了吗？怎么还是这副叫化子神气。一定都早已花光了输光了。你们七个人写个报告来，一人向军需处多支十块钱。就要走路，身体刚好，不能胡闹，知不知道？”

几个小子都要笑却不敢笑，低声答应“是”。

其时厨子正提菜篮回家，军官吩咐那厨子，“唉唉，我告你，宋均，多煮些饭，煮一块腊肉，打两斤酒，要他们在这里吃饭。”回头又向几个兵士说，“上楼去把那些枪搬下来，看看有几支能用。大先生怕你们用二十发的还不大习惯，送了一打老式盒子，要我们带到江西去参加反攻。”说到末了，不由得将

起来，“一颗子弹都不许掉落，将来还要带回来还大先生，带学生一道作游击队还有用！”

四

医生得到了消息，赶来看这个军官。好象对于这次开拔，有点突如其来，对许多问题，难于了解。

“人家请求休假不得休假，你为什么那么忙到前线去？”

军官仿佛很快乐的微笑说，“闲不惯，你知道，享受这种清福，也是看人来的。我哪有这耐心？前面正要人，我料得到！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不派你接收家乡壮丁，倒接收沿湖各县的壮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军官依然微笑着，“上头意思谁知道，同样是新兵，也差不多。就送我一团西藏人，只要有三个月时间训练，加上我那两连的弟兄，开上前去保你同样打得很好。这也有个秘密，用白面粉代替白药，你们不是在好些情形下，能够用这样药代替那样药？”

“小干部军官呢？”

“更方便。老同伙多着，听说我要去，都很高兴同我去。不要看我们这种破烂部队，到前面去，有两手！第一点就是谁都不怕。任你多少飞机多少大炮，

总之不怕。这就够消耗了。”

“可是到前面去也够受！”

“一个军人有什么可怕的？为国家，什么苦难都得忍受！”

“你要回到前方去，这里一定有学生要跟你去。他们都很热心，很敬仰你。”

军官笑了。“前面去不是玩的。他们说是那么说，恐怕去不了。你知道，热心和敬仰，都未必能胜过事实。他们正在中学里读书，太年轻了，事实上这些小朋友还是他家中的人，不能自主也并不十分要求自主。他们说要求自主。他们说要在本县做游击队，这是将来的事情，时候还早咧。现在战事正在争夺南昌，我去年驻扎过那地方大半年，一切地形都很熟习。这时节我要去很有用处。情形不好，我就留下来在他们后方工作，抽底子，一定打得很精彩。”

“学生肯跟你去学游击战，正是好机会！”

军官依然微笑着，意思象是说，“机会倒很多。”但他却为年青人辩护，“还是让他们留在本地服务好。前方要人后方也要人。这战事正在扩大延长，一时不会结束的。本地可做的事极多，他们肯热心去做，比到前面去工作，说不定还有意义些，也还有用些。”

“你是不是对这些人有点失望吧？”因为医生从

军官的微笑里，语气里，发现了一丝轻蔑。

军官连忙肯定的说，“并不失望。正相反，我觉得他们很有希望。中国征兵制度一时难实现，学校军训又太不认真，读书人大多数还只是读书人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自然不能把每个年青人在后方三五个星期中都变成一个真正好战士。好在中国地方大，人口多，问题复杂，凡事都要人努力。火线上拼命要人，社会服务也要人，便是学校读书，集会示威，推动后方，无事不要人。大家能够在同一目的下，各尽其职，就很好了。”

说到末了，他依然只有微笑。想起医生过去说的“年青人跟他明白了许多事情”，不免有点感慨系之。正因为接近了他们，他跟年青人明白许多事情。战事一时当然难结束，下级军官补充十分需人，一部分人以为学生军训已有了好几年，国家还保留学生不曾用，应当从学生想办法。并且在前方和陷落过区域的大后方，青年学生种种的活动，证明了这部分能力正可用。可是战争虽改变一切，终不能把内地还未经过炮火教育的年青人完全改造过来！到现在，在炮火所及的区域，年青人已明白战争不完全是粗人的工作，人人都有一份了，这就值得乐观。至于象这种地方，另外一部分学生，也会慢慢的从事实获得教训，由虚浮变成结实。这自然需要些时间，勉强不来，可有的

是机会！”

医生说，“这几年我们社会‘宣传’两个字太有势力，因此许多人做的事都不大落实，年青小朋友也不能例外。看看小册子，就自以为是文化人。我觉得有点可怕。”

“这也无妨碍。他们对国事很热心，就够了。对战事还近于无知，这需要时间！”

医生问他什么时候离开。他说，“正等候师部回电。这里有两连本师伤愈弟兄，预备跟我一同走。总部意思把这两连人由我率领，开到长沙去，编作荣誉大队，作个模范。到时说不定还有各界团体给我献旗！我想算了吧。这么办就要团附带去好了。这战争去结束日子还长，我们并不是为一种空洞名分去打仗的。国家不预备抗战，作军人的忍受羞辱，不作声。国家预备打了，作军人的，唯一可作的事，就是好好打下去，忍受牺牲，还是不用作声。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事实，不是荣誉！”

医生不知说什么好，轻轻的叹了一口气。因为他明白许多年青人并不明白的问题。

军官的哥哥，那个矮小瘦弱的小老头，带了个小小纸包，由外面回来，孩子似的兴奋，一面解除纸包一面笑着说，“这地方，亏我找了好久，才得到这点东西！”医生看看，原来是一盒彩色粉笔。

医生说，“大先生，他们不来团长这里上课了，白忙坏了你！”

“忙什么？他们现在事情多，不久又要办慰劳会，送过路××军了。过些日子一定会来的。我花园里靶子也预备好了，还要借我枪打靶的。我说枪借你们无妨，子弹得自己想办法，我的子弹是要留给打小鬼的。”

医生向军官说，“大先生真热心，一天忙到晚，不知忙些什么！”

大先生却解嘲似的说，“天生好事，我自己也不知忙些什么！”

军官把话引到另一回事上去。“好天气！”他想起上次由火线上退回来时，同本团两百受伤同志，躺在向南昌开行的火车上，淋了两整天雨，吃喝都得不到。车到达一个小站上，警报来了，亏得站上服务人员和些铁路工人，七手八脚，把车上人拖抬到路旁田地里。一会儿，一列车和车站全炸光了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路轨修好，又可照常通车了，伤兵列车开行时，那学生出身的车站长，挺着瘦长的身子，在细雨里摇旗子，好象一切照常。那种冷静尽职的神态，俨然在向敌人说，“要炸你尽管炸，中国人还是不怕。中国有希望的，要翻身的！”想起这件事情时，军官皱了皱眉头，如同想挪去那点痛苦印象。

军官象是自言自语，答复自己那种问题，“看大处好，看大处，中国有前途的！”

大先生把粉笔收了，却扛了一个作靶子用的木板来，请军官过目，看中不中用。

说起的问题很多，这个医生好象为军官有点抱不平，表示愤懑。可是这年青军人，却站在一个完全军人立场上，把这件事解释得很好。总象很乐观，对一切都十分乐观。且以为个人事情未免太小了，不足计较，军人第一件事是服从，明知有些困难，却必需下决心准备去努力克服这些困难。说话时他永远微笑着，总仿佛对战争极有把握，有信心，不失望，不丧气。

几个青年学生，为当地民众防空问题，跑来请教，才知道这个军官五天内就得回到前方去的消息。几人回学校时，就召集代表开会，商量如何举行欢送大会，献旗，在当地报纸上写文章出特刊，商量定后即分别进行。

师部第二次来电，对开拔时日却改五日为三日，算来第二天就得出发。团副官当天就雇妥了大小七只空油船，决定次日下午三点集合开头，将船直放常德。

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，军官已离开了家中人，上了那只大船。另外几只小船，和大船稍远，一字式

排在河码头边。一些军用品都堆放河滩上，还在陆续搬上船。军佐们各因职务不同，迟早不一也陆续上了船。这些年青军人多自己扛着简单行李，扛着一件竹篾制成的筐笼，或是一个煤油桶制成的箱子。更简陋一点的，就仅仅一个小包袱。有个司书模样的青年，出城时，被熟人见及，问道，“怎么，同志，又要去了吗？”这年青小子就笑笑的说，“又要去！把小鬼打出山海关去，送他进鬼门关。”这些人若是老军务，到得河边，一看船上小小旗帜，就知道自己的船是第几号。若是初来部队的，必显得有点彷徨，不知自己应上哪只船。

因为公家用品不少，船上似乎很乱了一阵。渐渐的，先前堆积在码头上舱板上的杂物，枪枝，子弹，手榴弹，和被盖行李，火食箱与药品箱，酸菜坛子和成束烟草，可入舱的都已经下了舱。那两连伤愈兵士，都穿了崭新棉袄，早已排队到了河边，在河滩上等待，准备上船。看看一切归一了，也分别上了船，一切似乎都妥当了，只等待团长命令，就可开头。

那军官站在自己乘坐那只大船船头上，穿了一身黄呢军服，一件黄呢外衣。两只手插在口袋里，来回走动。间或又同另一只船上或河滩边一个军官，作很简短谈话。一个陌生军佐，在河滩边茫然不知所措时，他打破了自己沉默，向那个部属发问，“同志，你

是第几连的？是师部留守处的？”到那军佐把地位说出时，就指点那人应上某一只船。并回敬岸上人一个军礼，随即依然沉默下来，好象在计划一些问题，又好象只是漠然的等待。一个军人对于当前战争的观念，必然在荣誉、勇敢、胜利等等名词下，产生一种刺激，重上战场，且不可免为家中亲友幼弱感到一点依恋之情。这个军人却俨然超越这些名词和事实，注意到另外一些东西，一些现象。虽显明为过去、当前以及那个不可知的未来，心中感到点痛苦，有些不安，然而却极力抑制住这种痛苦不安。

对河汽车已到了站，只见许多逃亡者带着行李正在渡河，河边人多忙乱着。

一会儿，医生带了一箱药品，忙匆匆的跑来了。两人站在船头谈了一阵，医生有事就下了船，到河滩上一面走一面回头挥动他那顶破呢帽子，一不小心便摔了一跤，爬起身笑着，揉揉膝部，大声嚷着，“团长，到地写信来，写信来！”高大身影就消失在临河吊脚楼撑柱间不见了。

其时两个青年学生代表，正从县党部开完会，在河滩边散步，商量后天欢送大会的节目。年青人眼睛尖，看准了船头上站定的那一个军官，正是住在山上黄房子里的那人，赶忙跑过船边去，很兴奋的叫着：

“团长，团长，我们今天正开会，商量欢送你和

负伤将士重上前线，议决好些办法！这会定后天举行，在大东门外体育场举行！”

军官见是两个学生，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我们就要开船了。”他看了看表，“省里来电命令我们今天走，再有三十分钟就开船了。请你费神替我向大家道谢，说我来不及辞行。难为了你们，对不起！”

“怎么，你今天就要走吗？”

“就是现在。请转告同学，大家好好的努力。到了地，我会写信来告诉你们的。”

两个学生给愣住了，不知离开好还是赶回校里去报告同学好。两人在河边商量了一阵，还是走了。一人预备回学校去报告，另一人本拟去党部报告，到了大街，看看时间已来不及了，走回头走到城门边杂货铺里买了两封千子头小鞭炮，带到河边，眼见大船已拔了锚，船上人抽了篙桨在手，要开船了。军官站在尾梢上，用望远镜向城中瞭望，城中山上那黄房子，如一片蒸糕，入目分明。其余几只小船都在移动跳板。几个后出城的小军官，在吊脚楼边大声嚷着，“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慢点走！”气喘喘跑到了河边，攀援上了船。学生十分着急，想找个火种燃点鞭炮，却找不着。

“团长，团长。他们要来送你的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！”

大船业已离岸转头了，尾梢上那面国旗在冷风中飘动不已。军官放下望远镜时方看到岸上那一个，便说，“好兄弟，好兄弟，不敢当！你回去吧，不敢当！……”

忽然几只船上士兵唱起歌来了，说话声音便听不明白了。学生感动而兴奋，把两手拿着鞭炮，高高举起，一人在那空旷河滩上，一面跑一面尖声喊，“中国万岁，武装同志万岁！”忽然发现前面一点修船处有一堆火，忙奔跑过去把鞭炮点燃，再沿河追去。鞭炮毕毕剥剥响了一阵。又零落响了几声，便完事了。船上兵士们也齐声呐喊了几声。

橹歌起了，几只船浮在平潭水面，都转了头，在橹歌吆喝中乘流而下，向下水税关边去了。年青学生独自在河滩上，看看四周，一切似乎很安静。竖立在河边大码头的大幅抗战宣传画，正有三个船夫，在画下一面吸旱烟，一面欣赏画意。吊脚楼边有只花狗，追逐一只白母鸡。狗身后又有个包布套头的妇人，手持竹篙想打狗。河边几个担水的，还是照样把裤管卷得高高的，沉默的挑水进城……

那学生心里想，“这不成！这不成！”一种悲壮和静穆情绪揉合在心中，眼中已充满了热泪，忘了用手去拭它。

河面慢慢的升起了湿雾，逐渐凝结，且逐渐向上

升，越来越浓重，黄昏来时，这小山城同往日一样，一切房屋，一切声音，都包裹在夜雾里了。